

【名家与故乡】

鲁至的张典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

鲁迅的绍兴

鲁迅 著
陆宗寅 编选、摄影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的绍兴 / 鲁迅著; 陆宗寅编. —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4.5
(名家与故乡)
ISBN 7-80170-305-7

I. 鲁... II. ①鲁... ②陆... III. 鲁迅散文—选集
IV. I210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45800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-2004-4810

责任编辑 于必昌
装帧设计 吴冠曼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8号
邮政编码 100009
发 行 部 (010) 66572157
印 刷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 特16开 152×228mm
印 张 12.5印张
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
印 次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25.00

本书繁体字本原由三联书店(香港)有限公司出版,
经由原出版者授权当代中国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出版
发行简体字本。

魯迅的
與興

鲁迅是现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，他在故乡绍兴度过了终生难忘的少年和青年时代，他的许多名作都是以绍兴为写作背景的。鲁迅对故乡的感情相当复杂：对儿时冒险、游玩的地方和玩伴充满了爱，但是，对那个年代那些愚昧无知、自私自利的人以及那些可悲复可笑的事，鲁迅的鞭鞑是无情的。

摄影师陆宗寅为了追随鲁迅的足迹、捕捉鲁迅的感觉，走遍了有着千年文化传统的绍兴古城，用珍贵的镜头记录有关的一切。精彩的文字、深湛的内涵再加上突出的照片，使这本鲁迅选集更具立体感，读来印象更为深刻也更加感人。

【名家与故乡】

- 鲁迅的绍兴
- 老舍的北京
- 沈从文的湘西
- 郁达夫的杭州
- 缘缘堂随笔
- 城南旧事

目录

故乡	2
我的第一个师父	18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30
社戏	40
风波	54
《呐喊》自序	68
药	80
孔乙己	98
阿Q正传	108
祝福	170
编后记（陆宗寅）	192

乌篷船——水乡绍兴独特的交通工具，
船用蔑篷漆成黑色而得名。



故乡

川

鲁迅家的水井。



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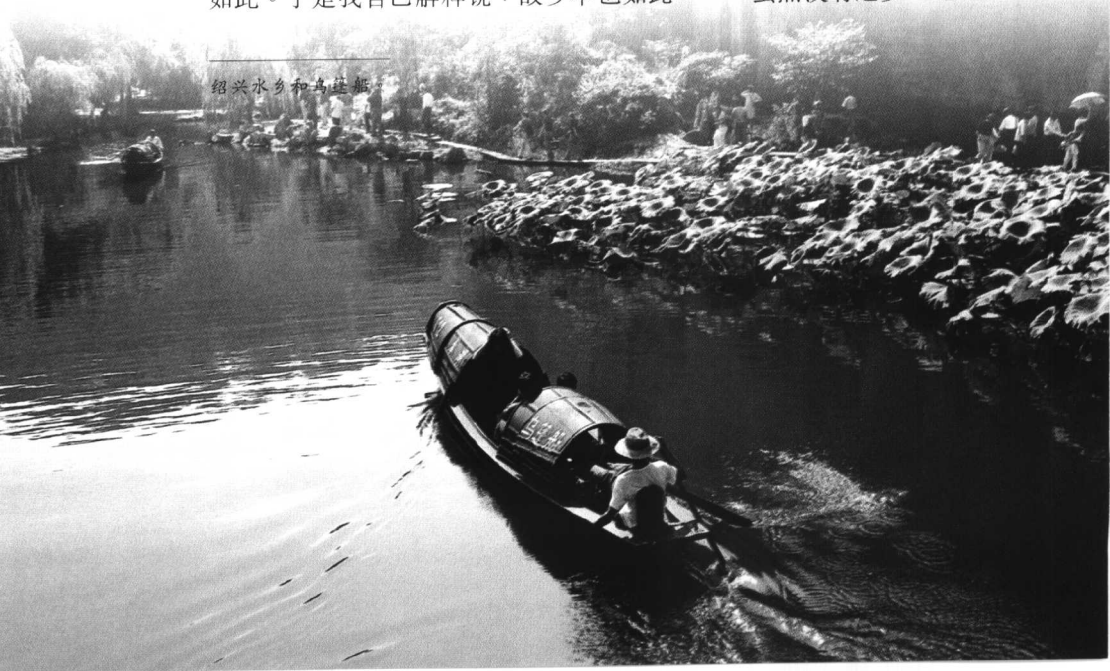
冒了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

时候既然是深冬；渐近故乡时，天气又阴晦了，冷风吹进船舱中，呜呜的响，从篷隙向外一望，苍黄的天底下，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，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

阿！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？

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，说出他的佳处来，却又没有影像，没有言辞了。仿佛也就如此。于是我自己解释说：故乡本也如此，——虽然没有进步，也

绍兴水乡和乌篷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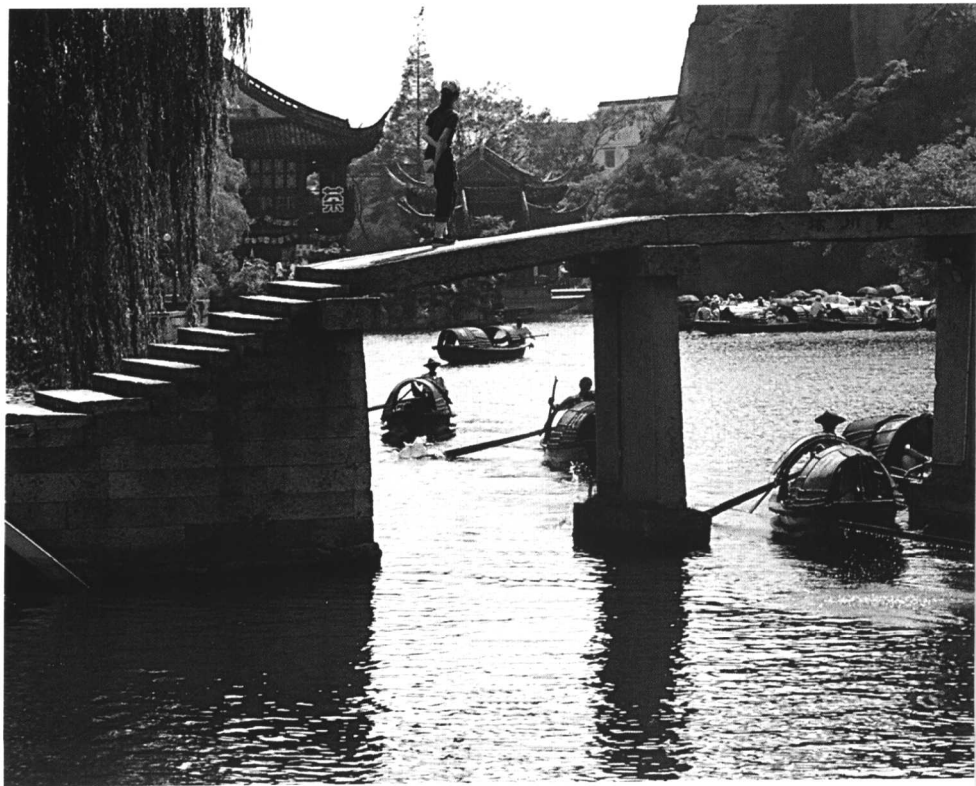


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，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，因为我这次回乡，本没有什么好心绪。

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。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，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，交屋的期限，只在本年，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，永别了熟识的老屋，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，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。

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。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，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。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，所以很寂静。我到了自家的房外，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，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。

我的母亲很高兴，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，教我坐下，歇息，喝茶，且不谈搬家的事。宏儿没有见过我，远远的对面站着只



是看。

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。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，又买了几件家具，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，再去增添。母亲也说好，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，木器不便搬运的，也小半卖去了，只是收不起钱来。

“你休息一两天，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，我们便可以走了。”母亲说。



“是的。”

“还有闰土，他每到我家来时，总问起你，很想见你一回面。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，他也许就要来了。”

这时候，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：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，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，项带银圈，手捏一柄钢叉，向一匹獾^[2]尽力的刺去，那獾却将身一扭，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。



(上图) 小河深巷，轻舟往返。

(下图) 纵横的河道，千姿的石桥。



鲁迅祖居台门斗。清乾隆十九年（1754年），周氏第八代世祖周绍鹏因家业拓展的需要，举家迁址于绍兴都昌坊，建造了这座坐北朝南的台门大院。

这少年便是闰土。我认识他时，也不过十多岁，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；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，家景也好，我正是一个少爷。那一年，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^①。这祭祀，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，所以很郑重；正月里供祖像，供品很多，祭器很讲究，拜的人也很多，祭器也很要防偷去。我家只有一个忙月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：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；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；自己也种地，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），忙不过来，他便对父亲说，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。

我的父亲允许了；我也很高兴，因为我早听到闰土这名字，而且知道他和我仿佛年纪，闰月生的，五行缺土^②，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。他是能装弰捉小鸟雀的。

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，新年到，闰土也就到了。好容易到了年末，有一日，母亲告诉我，闰土来了，我便飞跑的去看。他正在厨房里，紫色的圆脸，头戴一顶小毡帽，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，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，怕他死去，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

心，用圈子将他套住了。他见人很怕羞，只是不怕我，没有旁人的时候，便和我说话，于是不到半日，我们便熟识了。

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谈些什么，只记得闰土很高兴，说是上城之后，见了许多没有见过的东西。

第二日，我便要他捕鸟。他说：

“这不能。须大雪下了才好。我们沙地上，下了雪，我扫出一块空地来，用短棒支起一个大竹匾，撒下秕谷，看鸟雀来吃时，我远远地将缚在棒上的绳子只一拉，那鸟雀就罩在竹匾下了。什么都有：稻鸡，角鸡，鹁鸪，蓝背……”

我于是又很盼望下雪。

闰土又对我说：

“现在太冷，你夏天到我们这里来。我们日里到海边捡贝壳去，红的绿的都有，鬼见怕也有，观音手^[1]也有。晚上我和爹管西瓜去，你也去。”

周氏老台门大厅——德寿堂。周氏族人常在此举行重大喜庆或祭祖活动。鲁迅在绍兴时期，遇到节庆或祖先忌日，必到此堂行礼。他最后一次到德寿堂是1919年北迁之前。



“管贼么？”

“不是。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个瓜吃，我们这里是不算偷的。要管的是獾猪，刺猬，獾。月亮地下，你听，啦啦的响了，獾在咬瓜了。你便捏了胡叉，轻轻地走去……”

我那时并不知道这所谓獾的是怎么一件东西——便是现在也没有知道——只是无端的觉得状如小狗而很凶猛。

“他不咬人么？”

“有胡叉呢。走到了，看见獾了，你便刺。这畜生很伶俐，倒向你奔来，反从胯下窜了。他的皮毛是油一般的滑……”

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：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；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，我先前单知道他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。

“我们沙地里，潮汛要来的时候，就有许多跳鱼儿只是跳，都有青蛙似的两个脚……”

阿！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，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。他们不知道一些事，闰土在海边时，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。

可惜正月过去了，闰土须回家里去，我急得大哭，他也躲到

厨房里，哭着不肯出门，但终于被他父亲带走了。他后来还托他的父亲带给我一包贝壳和几支很好看的鸟毛，我也曾送他一两次东西，但从此没有再



鲁迅祖居东厢花厅，是台门子弟启蒙读书的地方。书房正上方高悬“志伊学颜”大木匾额。“伊”指以才著称的商汤宰相伊尹，“颜”指以德著称的孔子弟子颜回。教育台门子弟要立志高远，学习认真。



鲁迅祖居一角。

见面。

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，我这儿时的记忆，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，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。我应声说：

“这好极！他，——怎样？……”

“他？……他景况也很不如意……”母亲说着，便向房外看，“这些人又来了。说是买木器，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，我得去看看。”

母亲站起身，出去了。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。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，和他闲话：问他可会写字，可愿意出门。

“我们坐火车去么？”

“我们坐火车去。”

“船呢？”

“先坐船，……”

“哈！这模样了！胡子这么长了！”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

起来。

我吃了一吓，赶忙抬起头，却见一个凸颧骨，薄嘴唇，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，两手搭在髀间，没有系裙，张着两脚，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。

我愕然了。

“不认识了么？我还抱过你咧！”

我愈加愕然了。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，从旁说：

“他多年出门，统忘却了。你该记得罢，”便向我说，“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，……开豆腐店的。”

哦，我记得了。我孩子时候，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，人都叫伊“豆腐西施”^[1]。但是擦着白粉，颧骨没有这么高，嘴唇也没有这么薄，而且终日坐着，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。那时人说：因为伊，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。但这大

鲁迅家的灶间，由“三眼大灶”、大水缸和炊具组成。鲁迅和“闰土”（真名章运水）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厨房里。

